

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梳理与特点探析

□ 刘东锋 张 琪

摘要:青年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消费者和参与者。网络青年亚文化与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密切相关。文章坚持问题导向,把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消极负面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梳理归纳为网络暴力现象、网络低俗现象、网络泛娱乐现象、网络炫秀现象、网络佛系现象、网络偶像迷恋现象、网络“怼主流”现象、网络非理性消费等八个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八类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特点进行剖析,即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混杂性与个性化、狂欢性与迷茫性、庸俗性与消费性、反抗性与变异性等特点。这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加深对消极负面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特点的了解,助推进一步做好大学生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教育引导工作。

关键词: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梳理

作者简介:刘东锋,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张琪,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山东 淄博 255049)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社会思潮网络传播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现状及对策研究”(17CSZJ20)、山东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20)05-0019-03

青年亚文化就是青年群体在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独具自身风格的文化形态。毫无疑问,青年作为每个时代最为活跃和最具生命力但又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以其为主体参与创造或者以其作为主要用户群体的青年亚文化都是时代文化视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图景,也是亚文化族群中最为活跃的群体部分。今天,作为网民的主要群体——青年群体,他们以特殊的文化实践活动涂抹着自己的青春岁月,以别样的形式抒发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以另类的方式表达自我并参与当下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网络青年亚文化类型。^{[1](P72)}网络青年亚文化虽然促进了时代文化的活力、繁荣与发展,但其与主流文化总还有着或远或近的距离,呈现出与主流文化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抵触的状态,特别是一些消极负面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主导文化的权威,对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成熟期的青年大学生造成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而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最为关注的课题。所以,梳理新媒体飞速发展背景下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尤其是消极负面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表现,分析其主要特点,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努力做好大学生网络青年亚文化教育引导工作,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梳理

伴随移动互联网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种类、数量和规模出现了现象级的发展态势。本文不再按照表现形式或者青年人所展现的文化生活方式等中性的立场对网络青年亚文化进行分类,而是站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关注青年大学生思想问题,对消极负面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梳理总结,最终将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主要归纳为网络暴力现象、网络低俗现象、网络泛娱乐现象、网络炫秀现象、网络佛系现象、网络偶像迷恋现象、网络“怼主流”现象、网络非理性消费现象等八个类型。其中,网络暴力既包括有明确指向个人或社会的网络泄愤,也包括没有明确指向的网络暴力宣扬,网络上常见一言不合就开骂的“键盘侠”和“网络喷子”,网络暴力现象屡见不鲜,不少青少年参与网络暴力之中却毫不自知。网络低俗内容违背公序良俗,游走在道德法律边缘,各种网络低俗现象层出不穷。网络泛娱乐不仅以各色网络流行语,更以恶搞、戏谑等把古今文化名人、历史人物事件甚至红色经典,任意裁剪嫁接戏说八卦来娱乐大众,更甚者以消费弱势群体等来制造娱乐热点。

二、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特点探析

第一,混杂性与个性化。上述八种网络青年亚文化相互混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当前网络青年亚文化大杂烩现状。网络暴力本身就是网络低俗的一部分,低俗与暴力又往往以网络泛娱乐和网络炫秀的形式展现出来,网络炫秀中的很多内容也属于网络低俗和网络非理性消费范畴,佛系青年语录也以泛娱乐形式加以表现,网络偶像迷恋中也不乏网络暴力、网络低俗、网络炫秀、泛娱乐和非理性消费内容,网络“怼主流”现象更是掺杂着讽刺、挖苦、恶搞等暴力和泛娱乐成分。而在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间的相互混杂性背后实质上也有着其内在同一性,都带有当代青年在网络社会中独特个性化展示的烙印,即在庸俗甚至低俗的自娱自乐或相互娱乐中过度表达正在成长中的浮躁和不成熟的自我。其主要特征就是放浪不羁,无所顾忌。

第二,狂欢性与迷茫性。网络青年亚文化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方式,即狂欢。无所顾忌甚至突破底线地在网络上表达和张扬,实质就是一种狂欢。网络狂欢与严肃、秩序、权威、正常生活逻辑等针锋相对,其通过模仿、移植、嫁接、戏仿、解构、篡改、恶搞、颠覆等各种花样翻新手法来嬉笑怒骂他人、社会和自己,通过自创的“火星文”、表情包等青年人圈层化语言,甚至违背公序良俗的低俗行为来自我放纵和发泄,博得自己一刻欢愉或者他人的关注、模仿、点赞。“无欢不网”“无狂不网”成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突出特点。

但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青年们网络上的无尽欢腾却与实际生活中的寡言少语、现实孤独形成了强烈对比。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真正的原因还需要从青年人成长的时代、生活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独特的心理来挖掘。青年是从儿童或青少年逐渐被承认作为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期。处于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青年过渡期是一个半依赖期,年轻人试图完成个人的自主性,然而仍依赖他们的父母或国家。^[2]这就意味着,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人必然在其即将真正长大成人的这一特殊阶段承担应有的社会压力,也必然存在人生探索中的困惑与迷茫。今天青年人生活的时代虽物质丰富,但也因社会快速转型带来不少压力。传统权威社会按部就班式生活正在改写,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个体学习就业竞争压力倍增,加之独生子女教养方式导致青年自恋倾向加重,吃苦耐劳抗挫折能力下降,个人更难以在复杂变动风险社会中把握自我发展际遇;尚不健全的社

会运行制度与个体化生活要求的公平民主还有差距;尤其是整个社会对物质追求的过于专注而使他们极为关注物质世界,其个人成功往往以拥有多少物质财富来衡量,但高物质欲望的精致生活却难以得到满足……诸种内外因素叠加,导致世俗社会个体化生存境遇下个体挫败与释压心理并存,精神失落和迷茫在所难免,找不到努力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价值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凸显,其必然导致人的强烈无根感、碎片化和生活中的患得患失,在快速变换的社会面前,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只能维系眼前可见的物质利益和随时可感的本能欲望上,而网络技术创造的自媒体平台又恰恰给青年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可以即时宣泄又不用承担太多成本的生活空间,网络世界非理性无厘头的狂欢浪潮便轰轰烈烈起来。但狂欢过后现实中的困惑与迷茫却依旧存在,所以唯有把自身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一步一个脚印经历实践磨砺,才能彻底消除这些困惑与迷茫。

第三,庸俗性与消费性。一定程度上,网络青年亚文化展现出的狂欢就具有庸俗性。但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庸俗性更表现在其展现出的本能化、感性化、肤浅性、粗鄙性和物质化等方面。网络青年亚文化庸俗性跟精英文化衰落与大众文化兴起紧密相关,大众文化与讲究高雅优秀的精英文化最大区别就在于其生活化、草根性与世俗性,草根、世俗性中天然包含一定的庸俗性。说大众文化庸俗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就不能高雅优秀,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主义极大膨胀导致大众文化逐渐逃避崇高、放纵本能而流于庸俗。大众文化尤其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已经成为青年人必备的日常消费品。网络青年亚文化产品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收益,但其流量却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是资本眼中可以变现的最重要资源。为了吸引眼球变现流量,在资本引导培育下,不少自媒体放弃道德甚至法律底线,炮制出猎奇、窥视等庸俗低俗媚俗信息和表面精致实际低劣的图像,满足青年好奇与低级趣味,迎合青年人对财富的焦虑、阶层固化的恐惧和对社会制度不健全的怨愤,吸引青少年痴迷快餐式、感官化和从众化的网络亚文化消费,而自身却从其流量中吸金赚银。应该承认,网络青年亚文化庸俗性之原因,除了青年自身为显示其独立特性而言行举止另类甚至无节操而庸俗之外,还与其成为青年人特殊文化消费品的资本逻辑紧密相关,网络青年亚文化一定程度

上已经成为消费主义的产物,庸俗的消费逻辑导致网络上刮起各种毫无营养的“言情风”“解构风”“戏说风”“污民风”“网红种草风”,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文化产品应有的价值引领作用。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资本主义庸俗娱乐“麻痹工人阶级的精神,由此消弭工人阶级的革命性”^{[3](P107-150)}一样,庸俗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对于青年高雅精神培养的损害无疑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四,反抗性与变异性。新一代青年不在乎别人给自己贴上宅男宅女等另类、小众、怪异的标签,不理睬来自主流规范与价值的质疑与嘲讽;相反,他们沉溺于自我独特的生活方式中,大胆地“秀”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癖好”,并以此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4]网络时代赋予快速掌握网络新媒体技术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以新的权力,其借助开放自由的网络平台,使用盗猎、篡改、解构、山寨、恶搞、讽喻、黑色幽默等手段戏谑、嘲弄、抵抗权威与崇高文化的同时构建与众不同的青年亚文化。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网络青年亚文化就是青年人对于主流与传统的反抗性景观展示。网络暴力、网络低俗、网络泛娱乐、网络炫秀等现象中对主流价值和传统观念的颠覆乃至嘲讽,就是证明。

西方亚文化研究中,无论是芝加哥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都认为青年亚文化带有边缘、反抗等色彩,虽然后伯明翰时期,网络新媒体环境以及蓬勃的消费主义消解收编了亚文化针锋相对式,甚至阶级斗争式的抵抗色彩,更加关注青年亚文化所创造出的新的独特生活方式和圈层文化,但网络青年亚文化所展现出的软抵抗色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当前社会快速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青年中存在的对社会的不同看法伴随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往往会通过网络自媒体平台随意发声宣泄,如“逗比”“屌丝”“废柴”等自嘲式网络脏话虽然是对自己社会境遇的吐槽,但这种“丧”和“佛系”式的自我污名化吐槽背后是对现实社会不公正的怨恨和反抗,其很容易与对社会不满的其他情绪发泄合流,进而在观点相一致的圈层中陷入“信息茧房”而导致极化,最终陷入盲目“怼主流”的非理性对抗泥潭。如中美贸易战中盲目指责中国等言论。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情绪上的非理性对抗又很容易受到网络上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社会思潮诱导,而逐渐发展变异为认同接受诸如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用西方的逻辑看待中国的发展和问题,走向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

的道路。这种反抗已经逾越了单纯的青年阶段性发展特有的对世俗社会的非对立性抗争,而发展成为不认同乃至否定国家政治制度框架的颠覆性对抗,其不仅给国家社会发展造成很大障碍,更给自己未来发展带来极大困扰,对此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梳理及其四个特点剖析清晰地展示了消极负面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与潜在的危害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丰富多彩、微观具体的网络文化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核心价值观涵育和精神家园建构的重要任务,毫无疑问,网络数字空间已经成为不断建构青年大学生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主要渠道之一。而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消费者和参与者,其身心健康成长已经与网络青年亚文化密不可分,所以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合理对待网络青年亚文化,尤其是消极负面网络青年亚文化无疑成为一项长期重要任务。本文从问题导向入手,归纳整理较常见的消极负面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尝试分析其主要特点,就是对当前众多大学生沉浸其中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做一个较粗略的全面梳理,尤其是加深对消极负面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特点的了解。但网络青年亚文化诸多课题庞大复杂,对其的探讨还需加倍努力,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 马中红,陈霖.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体与青年亚文化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 [2]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纪秋发.代的希望:处于变化中的世界的年轻人[J].中国青年研究,2018,(2).
- [3]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4] 闫方洁.“世俗化”与“崇高之殇”:从自媒体景观看当代青年的双重精神图景[J].中国青年研究,2018,(3).

责任编辑 周玉婷